明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八十七

大學士文文肅公震孟

字文起號湛持吳縣人天啓壬戌進士第一官至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卒年六十三南都補謚文肅

年二十一舉萬曆甲午賢書東歸砥操月誦一編絕跡城市尤嚴竿牘之戒一時有真孝廉之目時海內名賢若高忠憲顧端文俱引重遠近清流或千里命駕或北面執經坐無虛位戶無停軌以公車久次人擬之如張文忠乎敬未第居羅山時而行義過之壬戌

始成進士廷對賜第一人及第臚傳之日懽聲動輦
轂朝野皆爲得人慶
熹廟初元衆正盈朝天下想見太平既而外廷有借逆
璫以指鹿如禍者因禁講學與黨議鄒忠介馮恭定
兩公以次竄逐公上疏請講學勤政謂當人之情激
於振發則富貴之士皆可引於功名安於頹靡即道
德之士未免流於迂腐今昧爽臨朝寒暑靡撤政非
不勤而鴻臚引奏跪拜起立僅如傀儡之登場則聰
明何由開暢經筵日講臨御有期學非不講而史官
進講舖敘文辭第如蒙師之誦說則睿智何日用通

皇上之精神旣與羣臣不相浹洽則皇上之靈爽必與天下不相昭融退入內廷而耳目所觸發德性所薰蒸自不越於中涓常侍之口類夫大君照臨之體跟帝王宏遠之規模豈若輩所能解至於中朝舉動更有可異者空人國以營私窟幾似濁流之投訾道學以逐名賢有甚僞學之禁唐宋末季可爲永鑑夫去者爲榮則仕者不貴頃尚書王紀側籍歸農簑蹇出都人謂快於馳驛破帽蒙頭人謂華於蟒玉令諸臣被道學之名以去其貴甚於三公九卿也天子所以厲世作人者惟此爵祿名號而至使角巾尊於袞

晁豈清平之世所宜有哉疏上中外側目要逆璫取
內旨重處摘疏中偎偏二字激聖怒謂公出位妄言
藐視朕躬當予杖賴閣臣與講官禮部尚書盛公以
弘等力救始獲改批降二級調外未幾竟以顧同寅
獄削公官
烈皇御極充日講官公之在講筵也以帝王之學必以
經術經世故反覆開陳務切時事上每爲改容嘗講
君使臣以禮力勸上培養士氣推心感人勿徒峻刑
法以啓猜疑上傾聽久之罷講即傳旨釋前司寇喬
允升副憲易應昌於獄又因講筵上疏謂國步方艱

大小臣工當爲在山之虎豹不當爲處堂之燕雀當爲朝陽之鳴鳳不當爲抱葉之寒蟬當覩國如家除宄雪恥不當分門別戶引類呼朋疏上報可

故事經筵說書止春秋禮記歷朝因之神宗曾命官專講禮記爲緝熙盛事上從乙夜覽春秋以爲有關於撥亂反正命特選專經者進講公久以春秋著名輔臣以公名上講至宰臣歸賜傳賜鹵禮也當欽上命補牘公乃悉言臣位六卿之長而壞法亂紀自王朝始爲用彼相上領之既奉御筆宰臣一章正見當時朝政失宜所以當講今後以此類推舉朝皆知宸眷

有屬枚卜將畢上遂諭吏部上公名爲超拜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是年乙亥七月也

公念孤忠特拔不係他途內應外援一切謝絕歷陳致亂之源有四一曰繆種漸芽蔓延滋長孤陽時翳於陰曖砥柱莫挽於狂瀾二曰堂陛之地欺猜愈深朝野之間刻側日甚縉紳蹙靡騁之懷士子空束濕之困三曰兵不精而日增餉隨兵而日益餉益則賦重賦重則刑煩使愁苦之氣上薄於天寃痛之聲下徹於地四曰將無紀律兵無節制故民間有流賊如梳官兵如櫛之諺具此亂源而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

公而強分畛域日尋干戈加膝墜淵總繇恩怨張羅布網費盡機關即如流賊一事颷忽已久先事無堵截之謀臨時無決勝之畧既失一夫當關之勢縱虎出林復悞各撫分鎮之謀敎猱升木今日神人怨恫幽明悲憤國事至此諸臣之肉豈足食乎皇上宜赫然一怒以安天下按失事之誅正誤國之罪行撫綏之實事蠲民間之積逋先收拾人心以遏絕寇盜無徒養癰不決弛瑟不張俞咈無聞而但云已有明旨方圯既極而尚言戴罪立功臣恐忽忽悠悠將安底止疏入深中溫輔之忌時方撤鎮守中官罷內操多

歸功於公於是有新參居功之譖聞於上遂以淺率

中公入直僅兩月而罷

公初入直溫輔有票擬必請正有改必從公曰溫公虛懷乃爾何云奸同官何吾騶曰是人伏機甚深何可信越數日溫輔知其疎凡公票擬徑抹去不用公拍案大呼以諸疏擲溫輔溫輔亦不顧未幾許都諫譽卿被謝冢宰陛科擬旨爲民公力爭之不得日言官以華職爲榮溫輔持其語入奏幷吾騶罷之

公通籍十九年立朝不滿三載憂讒畏譏十居其九然公天性恬淡夷猶曠遠丘壑之好老而不衰歸甫六

月而姚文毅卒公哭之慟居恒輒獨坐嗚咽正寢嗟
因長逝蓋崇禎丙子歲也生平律身清介歷官以來
負郭不滿數頃身沒未幾諸子已家徒壁立所著有
姑蘇名賢小紀蓋吳中文獻所係云南都補謚文肅
公入都與庶常劉公之綸語甚相得及陷沒議謚公格
之日劉元誠以一書生特恩授侍郎死綏正其分也
乃止
故事新叅入直後以名帖及禮帖致司禮大璫璫亦來
荅時大璫曹化淳係王安名下素附正人托其姪中
書某轉致許公霞城盛稱曹向慕之切且云舊例當

循相逌後當在上前左右之許述之於公公曰無論
素不與若輩往來且援同事以口實卒不聽未兩月
旋見逐矣深服公之持正而嘆當時擯席之難居如
此

大學士賀文忠公逢聖

字克繇號對揚武昌江夏人萬曆丙辰進士廷試第二人累官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崇禎癸未死於寇難上下禮官議卹會國變不果南都追謚文忠

父亨賜先生人倫師表終歲樂饑皆以雞荳易米度歲公癸卯登賢書書太公堂聯曰之云當年雞荳無忘念此日見童勿妄思公爲諸生與熊公廷弼同受知於督學熊公尚文試問二公優劣答曰賀生夏瑚商璉也熊生干將莫邪也後其言卒驗

熊公領解額公下第督學召公自爲三年膏火計公毅然起立曰某即倖售不敢負生平竿牘戒况不倖乎若少分師橐中俸金則不敢不拜督學益歎服割五十金以贈

癸卯捷賢書屢上春官不利謁選署應城諭刻苦廉儉以作人爲已任後罷相歸嘗語人吾别歷清華至入政事堂平章軍國無一事足報大官者惟寒氊七載實心實事庶幾免素餐譏耳

丙辰進士及第除編修壬戌分試得無錫華吏部允誠公素與熊公志趣不合東事敗嘗宁多袒撫非經楚

紳滿公朝薦楊公之煥等爲經畧頌寃疑公意有異
同公艴然曰誤矣吾與經畧幼同社壯同朝誼切同
舟第以芝岡過於自用毎相規切此何時也乃以小
嫌廢公議乎論衙門當以某居首卽援筆立草數千
言詞極慨慷而經畧已不可救矣

逆璫慕公重望搆公附己湖廣建逆祠諷公作上梁文
公正色拒之會推南畿主試矯旨削籍

崇禎初起南祭酒尋陞少詹協理府事丁亨陽公艱廬
墓三年陞少宗伯轉少宰尋進詹事敎習庶常陞禮
部尚書是時烏程虞山攘臂爭爰立公屹不爲動毎

語人曰黃扉何地而相持為市閧之所即不顧名節如國體何

丙子奉旨入內閣蓋特簡也公務絕黨比存大體密勿効忠不敢告人如救黃宮詹道周薦謝尚書陞輿論允協戊寅致仕天子遣官存問後二年再召時他應召者賓客招搖舳艫相望郡邑望風迎謁筐篚纍纍二晏費數百金公刺一敝舟揚帆徑渡關津之吏欲物色江夏相公舟不可得已知其去且久爭嘖嘖歎異上頗厭得其狀故益心向公公見時事日非輿首揆不合亟請歸慰留至再竟不可強乃召便殿宴餞

公感恩悲泣伏地幾不能起上亦惻然動容賜冠履
坐蟒遣官護送癸未獻賊破蘄黃鄂城公以死守勸
當事其門人大冶尹如翁特挾一僧帽袈裟徵諷之
公以見危授命對賊旣入城公詣楚王府擬奉王同
殉而藩府已爲賊據王不知所在公被執欲索見獻
賊噀血罵之賊不許於是整衣冠北向再拜投滋陽
橋下死屍沉百餘日不壞夫人危氏子觀明光明孫
三人子媳曾氏陳氏皆死之一僕萱命相依七日而
死合門就義者二十餘人事聞上震悼命禮部優卹
未及行而北都陷南都始予謚文忠

大學士范文貞公景文

號質公北直吳橋人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工部尚書拜東閣大學士殉甲申之難南都贈公太傅謚文貞

崇禎十七年三月丁未賊陷北京烈皇帝身殉社稷文臣死難者二十一人內閣惟公一人初授東昌府推官署其門曰不受囑不受饋獄多平反時直大饑條荒政躬自賑恤全活以萬計

巳未擢銓部庚申署選事時光廟登極甸月中公所推轂皆先朝黃髮甲子逆閹盜柄公上疏請清仕路養

士節謂天地人材當爲天地惜之朝廷名器當爲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當與天下萬世共之言皆剴切爲時所忌南樂相以鄉曲故欲招之公卒不可急解綬歸時公父南寧公官南膳部預告所知曰吾子决不爲中官作奉行吏已而果然公父亦以不拜逆祠拂衣歸里周忠介被逮經吳橋公洗橐贈之禍幾不測

崇禎初起太常寺卿尋開府中州巳巳烽火薄京城公聞報即督兵入衛加兵部侍郎移鎮通昌復改南大司馬叅贊機務時賊在英廬留都岌岌公定營制治

樓船練火器屹然保障於是有援池援滁援廬之師

江浦之役賊烽熖江水不敢以片羽飛渡憚公故也

武陵相奪情黃公道周等以論劾得罪公疏謂皇上此

舉不過欲安輔臣之心冀收其用耳然輔臣以豪傑

自命亦知違淸議摧衆望則不能出而成功容言者

則輔臣之心自白罪言者則諸臣之名益彰漢廷戇

直莫過汲黯淮南寢謀實賴其戇如公孫弘乃發蒙

振落耳疏出被譴歸

復起工部尚書癸未奉命祀十二陵甲申拜大學士時

賊勢孔急公中夜涕零曰身爲大臣不能仗劍爲天

子擊賊雖死猶負國前二日召對公飲泣久吿至聲不能續十九日城陷或傳車駕已出公賦絕命詞有翠華迷草露淮水漲煙塵之句猶冀幸南都也隨拜闕呼號投井死時尚未聞鼎湖之信而公决然一死葢其志素定豈懷濡忍萌計較之私者所能爲哉所著有師律戰守等篇南都贈公太傅謚文貞

原缺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八十八

尚書李公騰芳

字子實號湘洲湘潭人萬曆壬辰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崇禎　年卒

改庶常才名冠一時為文喜精思探微至忘寢食與同館崑山顧公天埈相友善詞林故事多詩酒奕棋示清貴公與顧公獨留心經濟以異日救時宰相自任方公為庶常太倉王公錫爵再入中書三王並封議起長安鼎沸力詆太倉有異謀太倉憤甚公密具一啓草朝房面投之大畧言聖明在上議者過為杞憂以

公若心疑為集菀此皆妄也但聞古豪傑將欲立權謀之事必度其身能作之身能收之以我始之以我終之則不難聊其迹於一時而終可以皎然於天下公欲暫承上意巧借王封轉作冊立然以公之明試度事機急則旦夕緩則一二年竟公在朝之日可以遂公之志否恐王封既定大典愈遲他日繼公之後者精誠智力稍不如公容或壞公事墮公功而罪公為尸謀公何辭以解此不獨宗社之憂亦公子孫之禍也太倉讀訖爽然曰諸公詈我我無以自明故憤憤予言美順受教但謂我子孫之憂我毋揭皆手書

禁中跡甚明也公曰揭帖手書人何由知㒰曰能使
天子出公手帖傳示天下乎太倉默然良久復曰古
人留侯鄴侯皆用權公曰鄴侯不欲以建寧爲元帥
而稱摘瓜辭以衛廣平此經也非權也但以肅宗私
議家事恐上皇不安而避廣平爲太子别是一則然
建寧之死胎此矣若子房以強諍爲無益而招致四
皓有似行權然亦何嘗請與趙王並封且行權者必
大智人委曲婉轉或立語而移或默然而定若需之
數年更以他手雖聖人不能保矣語次太倉不覺淚
下公趨出

時太平日久邊防廢弛文恬武嬉公獨料玄菟樂浪間當有變起因草總督三邊李汶加少傅制其末曰自昔中外之強弱皆以人才為盛衰令彼不生才之時宜我有久安之理但天意難必人事宜防況爾久歷邊陲即當召還禁闥爾為曹瑋若有英物如元昊豈不先見爾為呂蒙若可代卿如陸遜亦當密聞蓋以文託諷冀幸當事之一悟也然卒以此得忌

顧公天埈為言者所攻公上疏纍白誣枉力爭不得因言臣與天埈同官同志學術文章互相砥礪天埈汚則臣不獨潔天埈去則臣不獨留遂與俱解職忌公

者并錮　公於家

十餘年稍起爲南司業歷光熹朝累遷至禮部尚書兼

翰林學士會逆璫切齒楚人尤畏忌公例公籍崇禎

二年起　公原官尋正位宗伯奏除宗籓請名請封等

費搜剔科場舊弊以開卒贈太子太保廕一子

公與王太倉書委婉中的故太倉亦樂受之遂自認三

誤堅請豫教迨辛丑冬東宮冊立禮成上遣官賚勅

存太倉於家有知卿忠言至計尚鬱於懷之諭則知

三王並封上別自有隱衷非太倉意可知而論者罪

爲尸謀不已甚乎自聖諭出而太倉之心事可以白

於天下矣

侍郎鄒公維璉

號匪石新昌人萬曆丁未進士官至兵部侍郎

授延平府推官入爲兵部職方司主事趙高邑爲冢宰改調吏部有刑部主事譚謙益疏薦異才朱明時公上言自古及今未有使鬼役神能破敵成功者時服其正魏璫忠賢不法楊忠烈漣擊之不勝公疏言皇上之於忠賢豈眞是非舛謬不過愛其小忠小信不忍割棄耳夫至罪狀既盈即欲不割棄不可得矣王甫侯覽李輔國程元振仇士良我朝曹吉祥劉瑾無一不誅且人主即不肯割棄天下必有代爲割棄者

漢之張讓趙忠靈帝至以父母稱之唐之田令孜僖宗以阿父呼之我朝王振英廟亦嘗寵之羣臣之上然而讓忠孜振何有一人老死牖下以富貴終末又言黃扉元老九列卿貳持危扶顛安可自處於商輅劉徤謝遷韓文之後哉大臣當以李固杜喬爲法若爲胡廣趙戒國亦危矣臣願宸衷穎悟渙發優詔獎勵以旌直臣并將忠賢二十四大罪發下法司據律上奏式敕而不誅亦令謝事退閒庶人言可息宗社可保矣疏入忠賢怒矯旨削籍遣戍夜郎崇禎初起南道參歷太僕卿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

旣履閩疆嘔心竭力廢寢忘餐以救時艱凡察吏安民禦□弭盜實政不可枚舉而銅鼓嶂石屈寨等之役血戰八晝夜俘斬數千級將㽞大捷當國者忌其才嫉而逐之乙亥再起兵部侍郎隨予告歸尋卒於家

公正剛廉介歷官內外淸絕一塵爲司李掛冠以救賓子佴之賢而不肯從巡撫以羅織致出檄以阻袁一驥之祠而不肯附監司而獻媚寧失考選而勿受有力之招呼寧忤權貴而不爲妖人之朋比一官度外進退介然居恒嘗述蘇軾之言曰假使今日死損何

如少年合王安石以求進哉居不求蔽風雨食不求供職久孜孜職業隨地表見在兵曹不受武弁一錢在吏部不受外吏一刺與人交磊落如千丈松不可企及而披肝吐腹胸無纖滓卒之日貧無以爲歛輿公論惜之贈兵部尚書

侍郎李公繼貞

字平槎號散尹太倉州人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兵部侍郎

初授大名推官以廉介稱丁母艱服闋起兵部遷職方郎武弁黜陟一以公冇請托者弗應天啓甲子典試山東以策語忤權璫丙寅春削奪屏跡閉讀書講道足跡不一至公府璫黨數移牘招之公拒弗答璫怒甚以他事搆公業同文文肅震孟矯旨提問緹騎已遣抵涿州會同鄉御史陸公猷明竭力爭之得免崇禎初補原官清執彌甚時陽羨當國與公爲同年交

有總兵官應呈御覽者嫌稍後托門人某某囑公首列公堅執不可正色拒之曰繼貞不奉命必獲罪刑部獄中甚寛廣可容繼貞也陽美頟之嘗召對稱旨有惟爾清愼之褒

三年延綏告饑公請賑疏曰皇上以數萬金錢而活數十萬生靈福澤莫大焉活數十萬生靈而農桑復業賦稅嘗供所獲不止數十萬金錢也利益莫大焉彼地斗米銀四錢發銀不如發粟之有濟宜先發四五萬金用董搏胥人運之法就近糴粟輸至軍前更勅省直援納事例及贖鍰俱輸粟入邊不許折銀酌量

脚價低昂其値使輸者稍有饒益則輸必多可以撫饑可以賞功而依賊之民必散賊不就降卽就縛耳

四年春再覆延撫杜鎭疏曰賊勢燎原延撫洪承疇秦帥杜文煥各以本地爲急西馳不復東顧疏請撤王承恩還鎭夫入衛西將之宜撤回臣部籌之久矣不獨王承恩宜還鎭延綏雖楊騏亦當還鎭固原也不獨二將宜還鎭其部下之兵亦宜隨之西還非以逸之乃所以用之順其西歸之性使之殺賊賊平乃許歸鎭必爭效命秦中撫鎭既得西來兵將之助勇氣自倍賊當消沮而後乃可勦撫並用撫非撫賊撫吾

饑民之從賊者也已從賊者雖多尤有限未從賊而勢必從賊者無限當此斗米四錢之日慈父不能有其子而能禁其束手就斃乎撫臣請留站銀止可權給饑軍安能及民宜如神廟四十四年特遣御史賑荒東省之法一以宣布德意一以安輯流亡必得三十萬石之粟以往在附近州縣稍熟地方買有司設法糴買運至近賊處所盡心賑濟賊就撫者給以耕種推誠安插如此則民之已化爲賊者將還化爲民而將化爲賊者且永不爲賊賊黨漸散賊勢自孤必有斬元惡以獻者矣此費應在戶部戶部有則宜立

發無則亦宜力請若戶部不請臣又不代爲請日復一日殘破愈甚將費數百萬不能收拾人民逃竄東作盡廢延西平汾之百萬錢糧歸烏有矣雖增兵增將何救於事哉度今日平賊之費與他日平賊之費孰多今日借出之費與他日有出無入之費孰得當有不俟臣言之畢者矣疏入上方令王承恩還鎭遣御史巡牲以十萬金往賑而籓王以下捐助五萬金粟麥二萬石然所救不及十之一

七月因遣楊嘉謨還鎭公再疏爭之曰前賑臣携十萬金往度一金一人止可活十萬人而斗米七錢亦止

可活五十日耳皇上宜勅賑臣回奏前千萬金果足乎不則當早沛恩膏雖內帑不宜惜也時吳編修偉業初登朝公談及世事輒太息曰賊初起得十萬金便可濟吾爭之經年始見從今賊勢已十倍於前非三十萬石不可主上以國用匱乏慎惜金錢雖下手詔命崇使所齎止此如以杯水救車薪庸有濟乎公清練有識其先幾料得失歷若指掌上召見賞其有執

累陞天津巡撫天津城內故無水有井水皆作五色毒不可飲飲輒病公爲相其水道通泉衛引海水灌其

中而曲折之民因以得免疾時邊警日迫公屢疏請預防中有旂杆夜鳴刀鎗出火勿謂臣今日不言之語言極剴切上爲動色後擢兵部左侍郎會烏程秉撥其黨有忌公者尋告病未幾卒於家詔贈右都御史有奏議文集詩稿未行世

副都御史張清惠公瑋

號二無武進人萬曆己未進士官至副都御史卒年十

少孤貧家徒四壁嘗與巢刺史之梁就學外塾取糠秕自給不足則忍饑往還不輕就人一飯蓋秉性介特如此

壬子秋領解額公不色喜布袍草履居然龍泉巷內苦書生兩上公車不第閉戶力學不一至有司庭

己未成進士授戶部主事辛酉熹皇初立行大婚禮取給太倉出納浩繁餘羨流溢一時望爲金穴大司農

欲以公典莞鑰公謝不可於是清譽滿長安擢公職
方司旋進正郎故事每推總戎一人可獲暮夜金數
千公在事數月獨懸缺不補當事心儀公將命公典
天曹啓事託所知道意公覘時事多艱且恥由門逕
以進復力謝之
督粵東學政粵東風俗侈麗甲於他省象犀文石名花
珠貝雜置左右公一切屏去獎才雋拔孤寒杜請託
士風丕變會省城請建逆賢生祠其上梁文例出督
學手公遂拂衣賦歸來清風兩袖橐中無粵東一物
授徒里中蔬食菜羹研朱點課有三家村學究所不

能甘者公從容講授忘其身爲貧人時論翕然歸重
庚辰起應天府丞時南畿旱蝗交作民不聊生公目睹
道殣傷心殫瘁拊循賑恤不遺餘力辛巳召入爲僉
都御史烈皇帝痛寇盜縱横皆貪吏朘削賄賂營求
驅之走險欲亟拔清貞絕俗之品師表百僚遂擢公
副都御史公亟上風厲臺班疏謂懲往正以鑒來垂
戒亦當昭勸令極貪則原任巡按蘇松御史任濬極
廉則原任南道御史成勇勇與臣從不識面但已那
家居聞勇被逮士民泣送者萬計至百里不止後入
南都始知勇在臺不濫准一詞不輕批一牘不輕受

屬員一疏一稟杰紳悍吏素爲民害者勇鐵面剛腸不少假借日與民講聖諭六條有父子兄弟之訟輒以孝友至性委曲開導至涕泣去臣離南中士民送臣就道同聲願借成御史惠我南人雖前奉嚴譴宜爲諸御史勸抑臣有感焉廉如成勇其譴也以參舊輔貪如任濬其處也亦以參舊輔兩人立身既殊起念各別在勇直抒胸中所見可謂弼士之料在濬自知公論難容不過奸人益醜而已若漫不加別使大貪大詐借一疏爲護身之符囊橐既盈顯名不失豈補過之司可以納汙藏垢求賢之典可以啓倖庇貪

也哉疏上一時稱快

上閱平臺召公慰諭諄諄且問公楚寇事始末公欲有所啓以事多掣肘而止自痛負上虛懷隆禮有志不伸遂憤鬱以卒南都贈公左都御史謚清惠

少詹姚文毅公希孟

字孟長號現聞蘇州長洲人萬曆己未進士官至
南京少詹事贈禮部右侍郎南都諡文毅

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簡討公幼而孤母旌表節婦文氏
閣學文肅公之姊也公與閣學雖甥舅而年在肩隨
少相得才名相埒皆爲人望所歸蒲州南昌主教習
皆器重公凡社稷大計毋就公諸焉
光廟不豫內醫崔文昇視疾無狀楊忠烈以禮垣抗疏
請按治商于公而後決天啓初起廢籍諸名賢趙忠
毅鄒忠介王莊毅馮恭定高忠憲皆在九列而魏奄

方用事於中內外有不兩立之勢鄒公馮公建首善書院於京師招公往公諷曰國家多事士大夫宜講求者非一端講學宜少需乎已而羣小之謠詠果興二公尋去位

經略熊公初督學吳中公未嘗以文字受知而獨心韙其爲人故明攖時怒而不恤熊赴司敗前一夕公出郊唁之慷慨相勞苦自慈慧寺送至天仙菴躬卒謙從爲設餞惜惜斗室中漏下四十刻乃別邏卒林立公不顧也

客魏既得志王公紀以諫逐公歎曰禍將作矣遂奉母

歸甲子再入時事已非母復病卒京邸扶喪下潞河

閒例奪報蓋言路受逆奄指擊公云

周忠介被逮吳民號冤顔佩韋輩五義士擊殺旂尉事

聞於朝疑有主使將歸獄於公公預買小舟彷徨河

滸爲全歸計久之獄乃息

崇禎改元起春坊贊善尋以庶子充講官薊州亦再出

逆案之定執政周訪羣僚得之公者爲多於是小人

多側目公矣時烏程以爭枚卜事根公有後言長垣

太宰素不快公與之比而排公公念國家多故天子

日以安邊治國爲急每告同志先實事後虛聲自人

物兵刑錢穀河漕屯蕎之事皆殫力講求時議以救
時相目公而羣小忌益亟矣
在講筵四年因事納忠壬申春給事吳執御御史吳彥
芳王績燦以言事下獄公適講默容保身及論語敢
與回也孰愈章因極言箝口結舌非盛世事又引宋
王珪詩耻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以爲規每進講
吐詞嫩亮上多傾聽僉人疑公得君且入綸扉遂借
試事逐公左遷爲南京少詹事公至南而病病歸二
年餘卒
已巳之變公上薊州韓相書云嘉靖庚戌之變咸寧侯

仇鸞先以大同兵至保定延綏宣府遼陽山西援兵四集京師始固今宣大方有揷警卽秦中諸陲非無事之日昨聞欲調山海兵萬一　復乘虛潰墻而入誰任其咎庶幾責成天津眞保姑掣數千騎入遠則山東河南現兵可飛檄調至今偵探者莫測　騎所向或恐其走通州或疑其從三河順義則當於通州照舊設一大臣爲都城外護而昌平陵寢所在亦宜宿重兵衞之此皆急著也尋起督輔孫愷陽駐通州本此

再上蒲州書敵薄城下兩日矣昨入朝而熈皡不異疇

昔凡諸非時請對者奉各衙門各修職業之旨諭諸

而退有悲憤不自勝者前日御前羣吸一番究竟未

行一事召募見俞旋復返汗夫社稷之計君與相所

共爲提挈也若吁咈盡廢而苐事仰成此在太平家

可況戎馬生郊之日乎前朝廷所破格而用者在副

協已近於房琯而副總大類於郭京雖不敢逆料無

成然已笑破長安之口老師尚不聞乎京營不足恃

總協不足倚而觀軍容出矣今士大夫之堪此任可

爲宋之李忠定昭代之于忠肅者實少其人然而忠

悃如劉京兆宗周呂奉常維祺皦暢如侯岡卿恂練

問卿國事輩皆有所膽有才魄可破格用也戚臣王
昺有毀家紓難之志而薛陽武濂素有心自見京中
布衣桀黠者頗歸之或亦可收之爲漫湁用當此之
時不急發内帑召募死士如古人縋城夜出時時驚
擾之使不得列營而陣萬一火器彈於上人心亂於
中國家事尚須明日後日哉袁督師之失策在撤𢌞
滿侯之兵不令互峙於薊西成犄角之勢耳昨聞王
辛饑三日而餉芻俱不給於心忍乎保定宣府援兵
至而撤回解郭兩撫撫臣麾下有親兵有家丁兩撫
去則俱去所留者行伍之兵耳山西耿撫如至宜急

留之以備袁督師之緩急夫鼓舞權術獎勵三軍塗
在神氣而神氣在有形無形間解貂賜將投醪犒師
此猶在膚華間也
公事母至孝居廬哀毀幾於滅性居鄉邦勇於任事與
郡二十餘年其守令多廉平愛民其士大夫畏名節
不敢為非多公與文肅忠介力究心葱嶺之學淹通
宗教若自明其出世之本因者卒時年五十八所著
清閟集十二種八十九卷行於世

侍郎羅文介公喻義

字湘中號苋江益陽人萬曆癸丑進士官至禮部左侍郎卒崇禎末謚文介

改庶吉士授簡討戊午以病告歸壬戌補原官分考會試己由右贊善歷遷左諭德丙寅陞國子監祭酒魏逆璫建祠海內若狂而倡自子衿兩雍尤甚公擒其倡首者一二人置之法然後人知廉恥風教肅然其爲教主於理道不做事爻爻章句士多賴以成名陞禮部右侍郎轉左侍郎補日講官獻可替否聖眷頗注嘗撰尚書布昭聖武講章焚香鍵戶或臥或興遍

及京營之練大閱之禮悉本先臣謙言朔望繇理臚
心剴所冀少裨益當宁而溫體仁秉政趣令改易裂
終不肯遷就一字曰官可去稿不可削也竟以削籍
排擠去國亡何卒
公正氣嚴嚴孤標挺立道足以鎮雅黜浮學足以廉頑
立懦平居著述甚富皆闡發先儒未發之旨尤精六
籍三晷所上車戰治兵圖練諸疏僉鑿鑿訏謨有裨
時用

給諫傅公朝祐

字佑君臨州人萬厯壬子解元天啓壬戌進士官

至刑科給事中以建言卒於杖下

初授中書有清望庚午考選兵科給事中轉刑科公鐵

面氷心數上書言事嘗疏陳治要十事求直言賜賑

恤用枚卜止內遣寬刑罰停緹騎罷內操戢武弁廣

起廢早賜環給事中章正宸以劾王應熊下獄莊繁

獻以言時弊降斥公皆極言申救謂皇上之逮二臣

不啻風雷之振秋籜視之若輕而舉朝見逮二臣不

啻霜雪之損嘉禾關係特重上切責之

太監王坤監軍宣大屢參內外官員公畧言我皇上慮周邊境用王坤監視未嘗令其操彈劾之權司中朝之議也乃一參再參且及閣臣試思閣臣之上更有何人日進不已長此安窮是幾於輕朝廷矣縱令閣臣有過上有典常下有清議令朝廷耳目之司不乏人乃令中官漫言天下事書之史冊其何以示子孫而傳後世哉臣於是乎不能不爲首輔咎焉當遣內臣之始何不近援祖制遠援漢唐宋之覆轍以力諫即不然相率以去就爭之皇上神聖聰明當必轉圜而聽而柰何泄泄沓沓坐視至此極也臣於是乎又

不能不爲諸輔咎焉嘗令票擬王坤之疏曷不直言奏上正議責坤爲皇上遵祖制爲朝廷持大權爲天下昭公論而柰何唯唯以聽也失今不爭後將何及矣此臣不特爲閣臣一時惜而深爲國體惜深爲天下治亂之大關惜也又劾殘刻首輔列體仁六大罪上怒甚下之獄尋予杖卒

巡撫梅公之煥

字長公號信天居士麻城人萬曆甲辰進士官至

甘肅巡撫卒年六十七

衡湘大司馬之姪少穎異及長倜儻負氣有文武器幹里紳與衡湘搆隙因譏公於兵使者使者行縣閱兵公故雜戎伍中見之馳射發皆中使者問知爲公太驚已試經義又冠軍使者歎賞不置遂爲知巳

癸卯與應山人楊漣同舉於鄉以功名節氣相期許冊衡抵掌視衆世無如也

甲辰成進士選庶常時楚預選者兩人勢弗克並留閣

試日公避之慈惠寺以讓其偶遂出吏科給事中神廟靜攝日久朝政隤弛公上封事言近日國事無內無外無大無小釀成一片虛泡世界如蠹在樹中風起則摧耳方今民窮餉竭口横兵疲大小臣工兵農錢穀之司日夜講求猶懼不給言官舍國事而爭時局部曹舍職事而建空言敝蠹日積沿襲爲嘗有志整頓者不曰生事則曰苛刻事未就而謗興法未伸而怨集何怪豪傑灰心庸人養拙付國家事於不可爲乎臣請陛下嚴綜覈以責實事通言路以重紀綱別臧否以惜人才果能眞實舉行未必非對症之藥

也

時言路方爭進撫是非分左右袒公獨持平不喜搏擊尤恥依附嘗疏言事勢亢者必反加人已甚者不祥又言附小人者必小人附君子者未必君子蠅之附驥即千里猶蠅耳蘿之附松遇歲寒則無蘿矣時彈文中尚有追論江陵者公言使今日有綜名實振紀綱如江陵者譏訕之徒敢漫不事事一味饒舌如此耶顧端文讀而痛之

出爲嶺南參政嶺南故盜藪大家陰爲窟穴有司莫敢問公獨窮治根抵盡釋株累改督山東學澗畧敎條

謝絶請寄考課之暇進諸生而敎誠之賢者陞階執手重以慰籍不類者嚼齒唾罵申以夏楚諸生始而駭中而服久而歌思頌慕咸以爲師保父母也

天啓元年入爲通叅轉常少出撫南贛以母疾歸旋丁外艱魏璫因楊忠烈故切齒楚人言路承旨劾公削籍令邏者以收犀杯爲名至麻城偵公公分必就逮乃自造檻車先習爲囚坐臥其中又一日徑策蹇北走欲死闕下親朋泣止之不聽抵信陽得追贓遣戍之旨乃歸

郡守某建祠移公札引呈詞有楊漣等伏不道之誅等

語公復札言上言德政何患無詞何必推轂人爲首功且惟辟作威而謂威自上公出是帝制而天子自爲矣恐上公亦當不喜某已削奪不敢從諸大夫後聞者咋舌咸謂復命不測

思宗即位礮璫起公巡撫甘肅甫抵任值傍塞部落苦疏豆瘡偃臥郊原相枕藉將吏謂公殲之蟒玉可得也公語總戎吾取蟒玉於瘡口人將笑指爲豆瘡使所賸柰何總戎遂嚴禁師徒部落以安

巳巳邊警勤王入都援兵有譟而潰者殺一叅將兩把總西奔甘鎮將據城勾敵公先斷其歸路徐檄諭之

立誅首惡數人餘衆悉定仍整旅而前督臣怨傳檄
退檄公還師公還鎭十日而部檄又促公行則淹期
歷旬矣又擊海套之乘警爲寇者斬首八百四十海
套既定公馬首始得東向比及都門大司馬以逗留
劾公凡密揭欲殺公者六上不聽僅奪職歸或謂公
督臣誤傳之檄故在宜以上聞公曰我奈何釋已罪
重人罪乎默不置辨
家居門無塵閉室無典謁殺鷄飯黍賓客雜坐笑語讙
鬨几案狼籍小夫孺子乞兒販婦寃憤赴愬直入坐
隅公召其所與交鬪者往復譬解平亭曲直務使得

當而止縣中桀黠奴與奸猾吏盤互漁食閭里閭里冤結者不之有司而之公公必擒治痛折辱之列其罪狀付守令案伏其辜不得以勢力變詐自解由是華門圭竇倚爲司命勢豪側目視公亦不得不爲紬服也

御史成公勇

字仁有號實慈山東樂安人天啓乙丑進士官至

福建道御史

是科登第者多伏謁魏璫公獨不往授饒州府推官至

則謁鄒元標造廬請焉中使往督饒州治場大索郡

中太守不敢問公悉捕其私役璫大啣事幾殆會璫

敗乃免丁內艱服除起河南開封旋以父憂去再補

歸德政肅刑清禁奸止暴冬月衣单給有以貂裘進

者公立却之流寇攻歸德大敗之擢南京御史楊嗣

昌奪情上疏劾之竟下獄戍臨海不少挫後起福建

道御史不就隱居十五年潛志樂道淅所著程易發西
銘解消閒錄崑崙洞講學語藏於家

副使湯公開遠

字叔寧臨川人萬曆乙卯舉人仕至兵巡僉事

父湯若士先生以乙榜任河南府推官崇禎五年十月疏言時事畧曰皇上急於求治諸臣救過不給臨御以求明罰救法自小臣以至大臣與衆推舉或自簡拔亡論為故為誤俱褫奪配戍不少貸甚者下獄考訊幾於亂國用重典矣皇上或以薦舉不當疑其黨徇四岳不薦鯀乎績用弗成初未併四岳殛之也皇上又以執奏不移疑其藐抗漢帝不從廷尉之請乎亦以張釋之曰法如是止耳不聞責其逆命也皇上

以策勵望諸臣。於是多藏罪。夫不開以立功之路。而僅藏罪藏罪。無已時矣。皇上以詳慎望諸臣。於是有認罪。夫不晰其認罪之心。而概以免究。認罪亦成散套矣。侵糧欺餉之黠吏。逃之宜也。恐夷由之侶不皆韓范。宜稍寬之。不以清吏詘能臣。令諸臣怵於參罰之嚴。一切加派帶徵餘徵。行無民免。民窮則易與爲亂。皇上寬一分在臣子。卽寬一分在民生。如此則諸臣可幸無罪。而尤望皇上宮府之際。推諸臣以心。進退之間。與諸臣以禮。錦衣禁獄。非有寇賊奸宄。不可入。而謂大小臣工。不圖報爲安攘者。未之有也。

又言皇上於撫臣則用懲創一法於鎮臣則用優遇一法所少者分別之一法耳如撫臣並失事也有怯縮不前有抗擅自命有兵食充而才力不及有才力濟而兵食艱難有在事而料事無聞有初任而綢繆不及有將士用命而調度失宜有布置已周而左右違指此可概以嚴譴置之乎武臣並專閫也有紀律頗嚴有淫掠無忌有爭先赴敵有觀望逗留有養士費財有朘削軍賜有計功索賞有虛級僞張此可概以寬假容之乎聖諭以諸臣中未始無才力乃寧甘褫革而不肯做不敢做爲恨臣思其故其不肯做者。則

以做亦罪不做亦罪也其不敢做者則以不做之罪猶輕而做之罪更重也皇上宜與諸臣更始寬文法厚責成反覆於功罪之間必求其分別既已分別而不概收亦分別而不概棄則人心勸事功立疏聞奉嚴旨責令回話公再奏疏云臣聞帝王磨厲天下止有賞罰然無分別之賞賞不足勸無分別之罰罰不足懲臣不敢漫引姑舉事關辦寇者卽秦晉本無賊而致有賊本可撲滅之賊而致成不可撲滅之賊如撫臣胡廷晏劉廣生仙克謹宋統殷許鼎臣數臣者何以當日處分視後皆極輕如練國事玄默承其極

做擊肘之畫空拳之搏雖無救燎原其勤勞可錄何
以處分較前更重臣歷數近日皇上爲辦寇而誅督
臣逮督臣者一逮撫臣褫撫臣者二按臣亦與並論
而並逮矣道府州縣則不可勝計試問前後在事諸
帥臣有一誅且逮者乎不特帥臣卽偏裨有一誅且
逮者乎臣任中州再以中州一二事陳之按臣曾偶
當借撫叛去力障寇鋒捐贖八千金濟師料理防河
苦心拮据值玄嘿滋任單懷方叱馭歸汝未嘗纖毫
失事竟從逮配將來無肯做敢做之按臣矣道臣祝
萬齡在河北經營兵食饔食俱廢疽發於背猶履戎

行而致倒籍將來無肯做敢做之司道矣宜陽令史弘謨寇從澠池突至偵備有素孤城得全聞今歲[illegible][illegible]州之守本官之力獨多士民之公揭科臣入之敎[illegible]生今穊革將來無肯做敢做之州縣矣永寧鄉紳張論父子捐貲募士夙夜登陴其子鼎延代父乞恩皇上即慎重名器何至於其子之官而奪之將來無肯做敢做之鄉紳矣臣伏讀明肯謂失事處分俱經確核皇上所謂確核者以議處有銓部也議罪有法司也稽核科舉有按臣也皇上試思下之銓部即議降議罰議革矣有執奏曰此不當以考功之法論者

乎下之法司即議杖議配議遣矣有執奏曰此不當以司寇之法繩祚乎至稽查糾劾在按臣不過舉失事奏聞有推原功中之罪與罪中之功將全局打筭及前後著數一一分晰爲皇上告之者乎非諸臣之不肯爲分别也知皇上一意垂創言之必不聽且以甚諸臣之罪故不若不分别之爲愈也上怒錦衣衛逮治以守臣疏其廉潔有才可策後効釋十年十一月陞安廬兵廵僉事時立太子公有佐萬世治安一疏請皇上以身教首見天心次邺民窮次優大僚次容直言次寬拙吏次薄言利次疏滯獄數事因事致規

也時安廬將領程龍方敗死附近兵給和州六安州盱眙靈璧含山懷遠華里眼等五大股踞英霍公處其間撫循凋弊混身行伍與同甘苦屬邑有警飛馳環應身先將士邀截追逐多有斬獲兩地恃以無恐十四年以勞卒官母老子幼櫬不得歸撫按上言贈太僕少卿命有司歸其喪

吏部華公允誠

字汝立號鳳超無錫人天啓壬戌進士官至吏部

驗封司員外郎

公潛心理學出賀文忠逢聖門甲子授工部都水司主事見鄒忠介馮恭定以講學去位遂乞病歸崇禎己巳起補營繕司主事尋陞員外郎會大兵入塞都城戒嚴諸曹郎守城門多以守禦不備杖闕下有死者而分守德勝門獨完調兵部職方員外乞休不允公見當時銓閣比周舉錯徇私上疏言三大可惜四大可憂可憂一條言國家罷設丞相用人之職吏部掌

之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冢臣以同邑為朋比惟異
己之驅除閣臣兼操吏部吏部之權惟阿閣臣之意
線索呼吸機關首尾庇同鄉則逆黨可公然保舉排
正類則講官可借題逼逐又言喪師誤國之王化貞
宜正罪潔己愛民之余大成有可矜疏入奉旨切責
回話公再疏糾次輔溫體仁冢臣閔洪學罪狀言
尤切直體仁洪學疏辯幸上明察頗得其情公僅得
罰俸未幾以終養歸上尋釋余大成於獄寘王化貞
於法逐唐世濟而罷閔洪學皆用公之言
公里居十餘年而有京師之變南渡後起補吏部驗封

司員外郎署選司事公見時事日非曰內無李趙外無韓岳欲爲建炎紹興亦何可得遂謝歸南京陷公惟飾巾待盡杜門不出戊子以不薙髮爲人所告執去見殺從孫尚濂字靜觀年十九平日舉動皆效公同日遇害公絕命詩曰視死如歸不可招孤魂從此赴先朝數莖白髮終難變一片丹心未易消世傑有靈依海岸天祥無計返江濤河山渺渺長留恨喜有兒孫慰寂寥

職方劉公永澄

字靜之揚州寶應人萬曆辛丑進士官至職方主

事未上而卒年三十七

八歲讀正氣歌衣帶贊即立文公位朝夕拜之年十九舉於鄉飲酒有妓不往登第授順天府學授北方稱爲淮南夫子遷國子學正雷震郊壇先生上疏災異求直言自漢唐宋及祖宗未有改也往萬安劉吉惡人言災異鄒汝愚一疏炳烈千古今者一切報罷塞諤諤之門務容容之福傳之史冊尚謂朝廷有人乎滿考將遷先生喟然嘆曰陽城爲國子師斥諸生三

年不省親者況身爲國子師乎遂歸杜門讀書

先生與東林諸君子爲性命之交高忠憲曰靜之官不

過七品其志以爲天下事莫非吾事若何而聖賢吾

君若何而聖賢吾相若何而聖賢吾百司庶職年不

及強仕而卒

其緒言曰今有人焉矜矜於簞食豆羹之義木頭竹屑

之能至於攖小人之忌觸當世之網而上關國是下

關清議者則惟恐犯手擬議百不一發雖事任在躬

亦不過調停兩家以爲持平之體此其意何爲哉得

失之念重耳

巧宦之法大率趨承當路不可稍失其意雖巳之吏胥亦不肯稍失其意益知吏書亦能探吾之短長也清夜自思此一種是何等心事豈可使人知

有一等自是的人動曰吾求信心不知所信者果本心乎抑習心乎假善之人事事可飾聖賢之迹只逢著忤時抗俗的事便不肯做不是畏禍便怕損名其心總是一團私意故耳

謙謙自牧由由與偕在醜不爭臨財無苟此居鄉之利也耳習瑣尾之談目習徵逐之行以不分黑白爲渾融以不悖時情爲忠厚此居鄉之害也夫惡人不可

爲矣庸人又豈可爲乎惡人不當交矣庸人又豈足交乎

尋常之人慣苛責君子而寬貸小人非君子仇而小人暱也君子所圖者大則所遺者細世人只簡點細處故多疵耳小人所逆者理則所便者情世人只知較量情分故多恕耳

與君子交者君子也小人交者小人也君子可交小人亦可交者鄉人也鄉人之好君子也不甚其惡小人也亦不甚其用情在好惡之間故其立身也亦在君子小人之間天下君子少小人亦少而鄉人最多小

人害在一身鄉人害在風俗

李卓吾曰有利於己而欲時時囑托公事則稱引萬物一體之說有害於己而欲遠怨避嫌則稱引明哲保身之說使君相燭其奸不許囑托不許遠嫌避害又不許稱引則道學之情窮矣

如愛己之心愛人先儒必歸之窮理正心如治己之心治人先儒必以強於自治爲本蓋未能窮理正心則吾之愛惡取舍未必得正而推己及物亦必不能得其當然未能強於自治則是以不正之身爲標的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吾之不正而淪胥以陷

說心說性說元說妙總是口頭禪只把孟子集義二字較掛身心一日之內一事之間有多少不合義處有多少不慊於心處事事箇點不義之端漸漸難入而天理之本體漸漸歸復浩然之氣不充於天地之間者鮮矣

禮部張公采

字受先號南郭太倉人崇禎戊辰進士官至禮部員外卒年五十三

公少通慧文觀海公奇愛之有拂意輒摩其頂曰有兒在何憂十七補弟子員爲文驚其長老時西銘張公溥起里中好學治古文辭聞公名延之家世所傳七錄齋是也熹宗時文運中衰人襲子學語詭怪弗醇識者謂文章之禍中於人心兩先生憂之慨然曰吾嘗一反於經術吾以是起家卽以是變天下卒之兩人先後成進士文風丕變至今稱兩張先生之功不

衷

天啓丁卯舉於鄉明年崇禎戊辰禮部中式第三名名動京師謁選得江西臨川令歸婁時婁士二進身館閣大門閭蒼頭數百人爲害鄉里黠者竄籍胥史益跌蕩而宗黨子弟橫尤甚故一進士出民蹙額曰吾無寧宇矣公諸生時即痛憤嘗曰使吾得志不更其俗者願以身祭百蟲至是歸喜曰吾道行矣遂集鄉老於州神之庭奉盤匜進曰自今往幸通籍毋以勢凌人毋縱僕夫橫毋使宗黨子弟肆里門毋使私家屬隸籍官府有失約者衆斥之鄉老曰諾於是婁俗

大變然豪猾自此側目矣

公令臨川自奉康宦署蕭然如山齋卒妻子以下扳園葵烹之泊如也弗畏強禦大小惴惴奉法有貴人妻黨豪縱邑中公擒以來笞之百貴人之子徒跣呼門外弗顧卒斃之後貴人按吳中公已歸里相見驩然道故無少憾非至誠服人能然乎臨川文風素著公益鼓厲之旁及鄰邑士依以成名者數人公既刻苦又歲邑事煩遂病病良久歎曰吾思吳中蓴鱸耳因告歸而父老走河干泣送者千人時西銘張公成進士官翰林亦假歸四方賓客走婁中如騖前後稱弟

子者各千餘人以文會友名曰復社然公好恤民隱里中不平事輒建白時州守劉公士斗賢者重公所言無弗行里猾因之詭相倚私受富人金公廉得之怒縛而笞其背遂大恨間行入都期必報會閩人吏吳者以爭分闈事與州守劉公御疑兩張先生右劉復大恨衰絰至京師主政府思中傷之弗得有獻策者曰若故人子弟結復社可指爲黨而孽也遂大喜相與列疏於朝烈皇下其事於撫軍督學撫軍督學抗疏言無罪下詔切責督學御史倪公元珙至鐫秩去蓋牽連五六年西銘張公死公獨具疏上始得白

辛巳吳中旱蝗太倉尤甚饑疫死日數百人公歎曰吾
仰病敢辭勞乎時州守錢公肅樂雅敬公因白錢公
設廠四門請於巨室出餘粟作粥食饑民出入聚散
有時活萬餘人公又白錢公作常平倉講鄉約演六
諭立保甲諸法凡有利於民無弗爲錢公益歎服公
凡邑中有疑事或大獄不決輒問及公知無弗言斷
斷別白毋少借而豪猾側目愈衆矣
甲申四月烈皇崩問至公慟哭幾絕謀於當事欲糾一
旅討賊會留都再造不果廷論起公禮部主事疏辭
弗允入京首請恤諸生許琰琰吳人以哭先帝自沉

胥水死者也既以在禮言禮引四事入告一曰清制舉二曰嚴學較三曰正人心四曰昭聖德皆鑿鑿訏謨疏入得俞旨旋進秩員外郎然公知事弗可爲以奉使乞歸無何留都弗守江南鼎沸向之側目公者謂可取而甘心也嘯聚數十人相向謀曰若固欲城守吾以城守給之應出出而驅之死便則踵門告曰吾屬義不爲異姓民知公忠義吾屬得公爲主死不恨公因曳屣出不交一語卽擁去操巨錘奮擊中要害先生瞋目不言委順而已適關廟僧其有勇力見之歎曰若固張大人耶非素鋤強暴急民困者耶曷

至此俟其閒突出抱公走而諸德公者亦操刃來護

遂得脫擁歸然公瀕死者數矣幸而生自是之後東

西竄伏不嘗鬱鬱不樂寡言笑少飲食時南望痛哭

而已如是三年遂卒所著有知畏堂稿若干卷詩若

干卷太倉州志若干卷評閱則宋名臣言行錄編輯

則自兩漢文至南齊文皆行世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八十八終